

学^校
傳^世
藏書
文库

主編
刘以林

中国文学 * 三侠五义

XUEXIAO
Chuan
shi
cangshu
wenk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主编 刘以林

中国文学 三侠五义

原著 石玉昆 [清]

缩编 牛全胜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中国文学部分 / 刘以林主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5

ISBN 7-204-06840-8

I. 学… II. 刘…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4164 号

前 言

对于任何人和所有的人而言，历史造就的文学结晶都恢宏而幽微，它常以永恒的气质将时间合而为一，光芒烁烁，顺着整个人类向前的轨迹越过一代又一代仰望的目光，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发润泽与温暖。在我们这一代，常青的文学之树已煌煌数千年矣，其作品之浩瀚，蕴含之广博，堆金砌玉胜境连踵何可复言！鉴此，本书挂一漏万拨冗选取佳本，以外国和中国两大部分汇成同一文库。外国文学部分以其最高成就长篇小说为唯一入选文体，包括《复活》、《红与黑》、《百年孤独》、《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皆是世界一流名著和几代人都决心与无可回避要阅读的作品，共有近60部；中国文学部分从先秦开始，纵向从《诗经》一直选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体裁上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皆是历朝历代中国文学中的最高成就，基本上以作家为单元，包括《〈史记〉选读》、《李白诗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众多的传世文学精华，可谓五千年文学瑰宝熔为一炉。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学校购买上的客观原因，我们反复讨论斟酌再三，并广泛征求多位专家和上百位学校师生的意见，最后以“精粹本”的形

式编成此书。全部长篇小说无论中国和外国都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择其意韵，撮其精华，每部都在6万字以下，极为适合阅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全部经过了精选，对古典文学的译本、引注等时下广为流行的繁杂部分，本书考虑到其对读者未必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而予以了剔除；对于有争论和多说并存的部分，本书择其善者而从之。本书的宗旨，是向广大学校师生和青少年从面上和纵深度上完整地展示人类文学的全貌，使其一叩文学之门顿见天高地远，至于进一步的深造，则要更专意地攻读原著或各作家的全集了，愿本书能成为通向文学最高境界的一把钥匙和一道桥梁。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虽倾尽心力慎而又慎，错谬之处仍恐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垂教。

刘以林

2003年5月，北京

累朝事迹总如新，唐宋元明阅历身。

青史古人多故友，传中事实半非真。

这首诗乃曲园先生所作，托言有一得道不死之人，阅历唐、宋、元、明四朝。当时名公巨卿，一半是他的朋友。乃至沧桑变换、史册流传，看他传中所载事实，与当时所见所闻不合。照此看来，一部《二十四史》竟无一部可信之史。

还是闲话少叙，书归正传。话说江南庐州府合肥县包家村有一员外包怀，家资巨富，人称包百万。院君周氏，生有两子。长子包山，娶妻王氏；次子包海，娶妻李氏。包山生一子，尚未满月。那包山忠厚老成，王氏也三从四德。包海夫妇却尖酸刻薄，心地不善。幸得老员外治家有方，一家倒也和睦。

不料这一年，老院君忽又怀起孕来。包员外惟恐老院君年迈，难禁临盆之苦，因而不乐。又逢临盆之日，忽又做了个恶梦，以为是不祥之兆，虽闻得了个贵子，却仍是郁郁寡欢。

单说包海之妻李氏听说老院君又生一子，回到自己房中便抱怨起来：“好好的‘二一添作五’的家当，如今弄成

‘三一三十一’了，真是呕人。”包海答道：“我正为此事发愁，刚才老当家的说他刚才做了个恶梦，不想生了此子。我细细想来，必是咱们东地里西瓜成了精。”李氏闻听，撺掇道：“这还了得！妖精入门，家败人亡，还不快去告诉老当家的，让他把孩子扔了。”包海闻听，茅塞顿开，连忙起身赶到了老员外房中。老员外也忒糊涂，竟应允了，且言：“将来你母亲问时，就说落草不多时就死了。”

包海夫妇一番计谋，自以为得意，却不防窗外有耳，为贤人王氏路过听到。王氏急匆匆回到房内就告诉了包山，包山闻听大惊，旋即到四郊寻找。多亏大爷找的及时，终于在锦屏山后找到了。大爷满心欢喜，将孩儿抱回了家中。惟恐三弟再遭不测，包山夫妇一计议，遂将亲子寄居他家，暂且以弟充子。

光阴如流，日月如梭。转眼间包公已然七岁，起名黑子。一日，乃周氏安人生辰，王氏便领着黑子前去拜寿。周氏安人见了黑子，甚是疼爱，因说道：“曾记六年前产一子，昏迷之时不知落草就死了，若是活着，也与他一般大了。”王氏闻听，见无旁人，忙跪禀道：“求婆婆恕罪，此子便是婆婆所生，恐婆婆年迈，故代为哺乳操劳。”安人忙扶起王氏，道：“真如梦中一般，媳妇真乃天下第一贤人。”自此，包黑认了父母，改名三黑，包山夫妇也领回了寄养之子。此时，包黑已然长大，纵然包海夫妻暗暗打算，也是不能凑手。

又过了两年，包公到了九岁。一日，包海又到员外跟

前下谗言，道：“庄户人总以勤俭为本，好吃懒做不得，三黑已然九岁，理应放羊牧牛，一来学点本事，二来不吃闲饭。”一句话说的员外心活，不曾细想就应允下来了。

这一日，包黑放牧回来，才到村头，只见服侍二嫂嫂的丫鬟秋香手托一碟油饼走来，道：“这是二奶奶给三官人做点心吃的。”包黑言谢，拿起油饼要吃，不觉手指一麻，将油饼掉到了地上。正待要拾，却被一条癞犬跑来衔去。正言可惜，谁知顷刻间癞犬七窍流血，倒地死了。因是二嫂嫂送来的饼，包黑也就未曾细想了。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李氏假言金簪掉落到枯井中，骗得包公下去，却将绳抽了去。幸得枯井与地沟相通，包公方才讨回性命。包公因此知道李氏存心不良，却也未加宣扬，单单告诉了包山夫妇。

包山惟恐三弟再遭毒手，便想让包公读书。次日，大爷料理完家务，来见老员外，把想让包公读书的事说了。老员外对三黑素来不介意，也就随了大爷。于是包山便请了一位博学的老先生来教包公。孰料包公甚是聪颖，有过目不忘之能，喜得老先生眉开眼笑，遂给包公起了官名一个“拯”字，起名“文正”，言其必为治世良臣，拯民于水火之意。

光阴荏苒，不觉间，包公长大成人，业已满腹经纶。这一年，适逢会试，包山想三弟已是人才，进京赶考倘若能得个一官半职，岂不光宗耀祖？心意已决，便找了个伴童包兴与包公同往京师。

包公辞别了父母兄嫂，带了包兴，竟奔京师。一路上少不得饥餐渴饮，夜宿晓行。这一日，主仆二人贪着赶路，错过了宿头。眼看天色将晚，路上幸好遇到一座庙宇，匾上大书“敕建护国金龙寺”，便进了山门向和尚借宿。

到了晚间，主仆二人用饭已毕，包公即命包兴将家伙送至厨房，省得小和尚来回跑。包兴拿了家伙，出了小院，路过禅院，却见几个年轻妇女花枝招展，在那里嬉笑。包兴赶忙回来，告知包公，恐此庙不大安静。正说话间一个小和尚端了一壶茶来，出门后，却猛的将门倒锁起来。主仆二人见状大叫不好，再去开门，哪里能开得开。

主仆二人情知进了贼庙，却也无可奈何。正焦急之际，门突然被打开，一个人倏然进屋，却是夜行打扮，那人一语不发，拉了二人就走，也不走大门，却是到了院墙下，纵身上了墙，用如意绦将二人吊到了墙外，身影一晃，就不见了踪迹。你道此人是谁？却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南侠展昭展熊飞，后来就辅助了包公，是包公手下得力之士。

主仆二人虽捡了性命，却将包裹银两丢下。也是吉人天相，包公路上经过隐逸村结识了前吏部天官李文业。李文业见包公学识渊博，便将爱女许配了包公，又赠了许多银两，因此包公主仆才安然到达京师。

且说朝廷国政，自从真宗驾崩，仁宗皇帝登了大宝，封刘后为太后，立庞氏为皇后，封郭槐为总管都堂，庞吉为国丈加封太师。这庞吉原是个谗佞之臣，结交党羽，暗有专权之意。幸喜仁宗乃英明之主，加之有贤臣辅弼，朝政

尚清明，只因春闱在迩，奉旨钦点庞吉为总裁。因此，会试举子便纷纷走门路、打关节，惟包公不曾。考罢三场，到了揭晓之期，因无门路，将包公中了第二十三名进士，翰林无分，奉旨榜下即用知县，得了凤阳府定远县知县。

报信祭祖，纷杂之事概而不表。单说包公带了包兴改装易服，沿途私访。这一日就到了定远县境内。尚未入城，早有三班衙役、书吏人等迎将出来。

包公到了县衙，便将秋审册籍细细察看。见有沈清伽蓝殿杀僧一案情节支离，便传谕升堂。包公入座吩咐带上沈清。包公留神细看，见此人生得面善，不像个行凶之人。便道：“沈清，你为何杀人？从实招来！”沈清哭诉道：“只因小人探亲，归来已晚，又逢下雨。小人素来胆小，不敢夜行，便于一古庙暂避风雨。谁知次日天尚未明，有公差在路，见小人背后有血迹一片，便问小人从何而来。小人具实作了回答，不想公差拦住不放，务要同小人回庙中一看。谁知回去一看，有一僧人被杀于佛爷之旁，因此被疑杀人。小人着实不知僧人为谁所杀，求青天大老爷明察！”包公复问道：“你这衣服，因何沾了血迹？”沈清回道：“小人原在神厨之下，血水流过，将小人衣服沾污。”包公听罢，点头吩咐带下。立刻传轿，打道伽蓝殿。

包公验察归来，已然胸有成竹，便叫包兴传该值头目进来。去不多时，包兴将人带来，朝上跪倒：“小人胡成给老爷叩头。”包公道：“你明日召集县中木匠，就说有要紧事做。”胡成领命下去。

到了次日，包公吩咐把传到的木匠引至后花厅。木匠俱各跪倒，口称：“老爷在上，小的叩首。”包公道：“如今我要做各样的花盆架子，务要新奇样式，你们每人画他一个，老爷拣好的用，并有重赏。”众木匠一听，自觉是显才之机，各出新招。不多时，俱各画完，挨次呈递。老爷接一张，看一张。看到其中一张，便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那人道：“小的吴良。”

包公立刻升堂，命人将吴良带至公堂。包公入座，惊堂木一拍：“吴良，你为何杀死僧人？从实招来！”吴良闻听，吃惊不小，连呼冤枉。包公更不答话，命人将伽蓝神泥胎抬至县衙。问道：“吴良，还敢抵赖，你看神像肩下左手六指血印，不是你的又是何人，抬起左手！”众人一看，见吴良左手果是六指。吴良吓得魂飞胆裂。左右无不吐舌，殊不知那日包公上庙验看，见地上有一墨斗，伽蓝神身后有六指血印，因而才有此断定。

那吴良见此，怎敢不招。原来这吴良与伽蓝殿里的和尚交好，俱是酒鬼。因那日两人酒醉后，和尚吐露真言，说自己有二十多两银子藏在伽蓝神脑袋内。吴良闻听，见财起意，便杀了和尚，却因一时慌张，将墨斗遗落，又留下血手印。

案事已清，包公让人给吴良上了刑具收监。赏沈清官银十两释放。因此一案，令包公名声大振。后包公接二连三又破获几桩大案，更是名噪一时。加之包公为官清廉，明察秋毫，不觉惊动了朝廷。将包公提升为开封府府尹。此

后又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勇士及公孙策先生慕名前来投靠，包公更是如虎添翼。

单说这一日包公办完了一宗案子来至书房，即打开折底叫公孙策誊清，不多时包兴又持一纸而来，要公孙先生将它誊清，明日一并具奏。先生展开一看，原来这个夹片是为陈州放粮，不该信用椒房宠信之人，直言圣上用人不当，一味顶撞言语，心中又是佩服，又是担惊。

次日早朝，包公递了奏折。皇上初见龙心不悦，后转念一想，此乃直言敢谏，正是忠心为国，故而转怒为喜，立召包公。奏对上下，明系陈州放赈恐有情弊，因此圣上加封包公为龙图阁大学士，仍兼开封府事务，前往陈州稽察放赈之事，并统理民情。包公并不谢恩，跪道：“臣无权柄，不能服众，难以奉诏。”圣上道：“朕御赐你龙、虎、狗头三铡，有先斩后奏之权，谁敢不服？”包公谢恩，领旨出朝。

搁下包公领着王朝、马汉人等前往陈州不表。且言常州府武进县遇杰村的南侠展昭，此人性喜行侠游历。这一日，南侠见一群逃难的男女，哭哭啼啼，好不伤心惨目，忙上前寻问。众人同声回道：“公子爷休再提起，我等俱是陈州良民，只因庞太师三子安乐候庞昱奉旨放赈，至陈州原为救济饥民。不想他不但不放赈，反将年轻力壮之人挑去造盖花园，并且抢掠民间妇女，这岂是让人活命！故此我等才逃难至此。”展爷闻听，气炸英雄胆。暗道：“我本无事，何不到陈州走走？”

这日正走之间，忽见有个妇人正伏在一座坟莹前啼哭，

便上前道：“老妈妈，姓什么？为何一人在此啼哭？”那妇人见问，哭诉道：“婆子姓杨，乃田忠之妻，只因主母金玉仙为庞昱抢去，主人田起元也被押县衙，我丈夫进京告状至今未归，不想老主母一惊一吓竟撒手去了。因此婆子才于此啼哭。”展爷闻听，又是凄惶，又是愤恨，将妇人劝慰一番，竟往皇亲花园而来。

到了晚间，展爷换上夜行服，便进了皇亲花园。见有一明两暗三间房屋，东间明亮，窗上透出人影，乃是一对男女正在饮酒议事。展爷悄立而听，只听妇人道：“外间案上那瓶酒叫什么名？”男子道：“叫作藏春酒。若是妇人吃了，欲火烧身，无不依从。因侯爷抢了金玉仙来，这妇人至死不从。侯爷没办法就赏了我三百两银子，让我配了这酒。”又听妇人道：“虽然发了财，岂不损德？”

正说话间，只听外面叫道：“臧先生，臧先生！”展爷回头一看，见有灯光隐约而来，便闪身进入屋内，隐在软帘后面。那臧先生一面让妇人到西间回避，一面迎了出去。展爷趁此际，将那药酒换了。不大会儿，那臧先生便同了一个人进屋，拿了“药酒”就走了。展爷侧身而出，紧跟在后。

展爷一直跟到了软红堂，见那庞昱正隐在软帘后指使众姬妾劝慰金玉仙呢。不想金玉仙破口大骂，至死不从，且将那壶酒打翻在地。庞昱正待发怒，忽听得楼梯山响，使女杏花回禀：“太守蒋完求见，有急事相商，正在软红堂内恭候。”庞昱闻听太守黑夜来访，忙下了楼去。

庞昱步入软红堂，太守参见已毕，在下座坐了。庞昱问道：“太守深夜至此，有何要事？”太守回道：“卑府今早接得文书，圣上特派龙图大学士包拯前来查赈，算来五日内必到，卑府闻此信，特来禀知，早为准备才好。”庞昱道：“包黑子乃吾父门生，谅不敢不回避我。”蒋完道：“侯爷休如此说，闻得包公禀正无私，不畏权势，又有先斩后奏之权，甚是可畏。”又近前一步道：“侯爷所作，难道不怕包公知道吗？”庞昱闻言一惊问道：“那当如何？”蒋完道：“除非包公死了。”一句话提醒了恶贼，道：“我手下正好有一勇士项福，派他前去刺杀了包黑子，岂不了了此事？”说完，便让人去唤了项福。

项福来后，三人又计议一番。不料这一切俱被展爷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遂离了皇亲花园。到了次日，展爷便一路跟上了项福。

且说包公一路奔陈州而来，这日在三星镇审了一宗案子，便于此歇马。包兴伺候包公安歇之后，自己也打了个盹。半夜间梦中惊醒，却见桌上多了张字帖，展开一看，竟吓的失声大叫。包公悠然醒来，包兴忙递上字帖。包爷一看，见上面写道：“明日天昌镇，谨防刺客凶。分派众人役，分为两路行：一路东皋林，捉拿恶庞昱；一路观音庵，救活烈妇人。要紧，要紧！”包公看罢，猜是侠义所为，立召众人前来商议对策。

你道此字帖为何人所递？只因南侠到了天昌镇，见包公迟迟未到，心恐有失，因此才不辞劳苦赶来递帖，之后

又折回了天昌镇等候包公。

次日，包公等人到了天昌镇，住进了公馆。到晚间，王朝等人俱各扎束停当各处巡察。走到一株大榆树下，赵虎一昂头，大喊一声：“有刺客！”众人围过一看，果见树上有一人影。那人见众人围将过来，一纵身便落到了大房前坡。赵虎嚷道：“好贼！那里走？”话未讲完，迎面飞下一垛瓦来。赵爷一闪身，躲了过去。房上之人趁势扬腿，刚要迈过屋脊，只听“噯哟”一声，“咕噜噜”滚将下来，恰落在赵虎旁边，赵虎上前就将他拿了。

众人推推搡搡将项福带到包公面前。这小子一害怕，便道出了所有实情。王朝复又捧上一支袖箭，说此乃南侠之箭，方才从项福身上拔下。原来王朝四人与展昭早就是莫逆之交了。包公暗暗点头，想那字帖必也是展义士所递。

审讯已毕，公孙策又作了一番安排。单说马汉领人竟奔观音庵而来，只见驼轿一乘直扑庙前去了。马汉看见，飞也似的赶上。及至赶到，见旁有一人叫道：“贤弟为何来迟？”马汉细看，却是南侠。原来展昭早已把金玉仙救下，欲到庵中让其主仆相见。展昭见诸事已毕，便对马汉道：“贤弟回去，多多拜上老大人，就说：‘展昭另日再为禀见，后会可期。’”马汉情知挽留不住，只好与他挥手道别了。

马汉归来，见张龙、赵虎已押回了庞昱，包公正在升堂。包公假意亲近道：“我与太师有师生之谊，你我乃自家兄弟，不过因有了案子，务要实实说来，大家方有个计较。”庞昱见状，心中暗道：“看包黑子和颜悦色，莫若我从实招

了，看在我爹爹面上，或许就能免了罪。”想罢，便一一招出，直言不讳。包公见画了押，便道：“你今所为之事，理应解京，我想路途遥远，反受折磨，莫若本阁就此发放了，倒也爽快。”话毕，包公黑脸一沉，吩咐：“请御铡！”恶贼闻听，吓得体如筛糠，还未明白过来已经身首两离。那项福也因行刺之罪，被斩了。此时，传知府的人回禀，蒋完畏罪，自缢已死。

庞昱一死，万民感仰，欢呼载道。包公见查赈已毕，便要打道归京，却不走旧路，立意要各处查访，体察民情。

这一日包公人等来到了草州桥，并不住公馆，偏住了天齐庙。安顿下来，包公便叫来地方范宗华，要他到四处人家寻问有无冤情，有冤的速到天齐庙来申诉。

范宗华领命后，一路高嚷：“今有包大人在天齐庙宿坛放告，有冤的只管前去申冤。”待到走过破庙窑地方，突然有人应声：“我有冤枉，领我前去。”范宗华一看，道：“哎哟，我的妈呀！你老人家什么事情也要打官司呢？”

谁知此位婆婆，范宗华认得，却不知底里，只知是皇宫秦总管的亲戚，多年前被寄居秦家，因时常啼哭，瞎了双目。后来秦凤弟死，秦母亦亡，只得由范宗华之父范胜赡养，范胜曾于秦宅受恩颇多，便一意要把婆婆接到家中。那婆婆执意不肯，便只好在破土窑中让其安身。叫自己儿子范宗华在外面搭了窝铺照料婆婆。不久，范胜亦死。范宗华依父命，侍候不衰。

范宗华只当婆婆戏说，不料婆婆执意要他领着去见包

公，范宗华无奈，只好领他前去。及至到了包公面前，不但不跪，反要包公让左右回避。包公遂令左右退下，说道：“左右无人有何冤枉，诉将上来。”那婆婆不觉失声道：“包卿！苦煞哀家了！”只一句惊得包公激灵灵打了个冷战。回呼包卿，自称哀家，平人如何有此口气。只见这婆婆眼中流泪，便将已往之事，滔滔不断，述说一番。

你道这婆婆是谁？非是别人，乃是当今皇上仁宗之亲母、先皇真宗之妃玉宸宫李妃。听到此处众人要说了，当今皇太后不是姓刘吗？既为皇太后又怎会沦落此般？这就得慢慢从头说起了。

宋真宗在位时，宫中刘、李二妃同时怀孕。适逢中秋，天子与二妃在御园赏月。饮至半酣，天子十分高兴，因说：“汝二人皆有孕，朕心喜悦。朕赐汝二人玉玺龙袱各一个，再有金丸一对，内藏九曲明珠一颗，系无价之宝，如今赐汝二人每人一枚。”说着，将金丸解下，命太监陈林拿到尚宝监镌刻刘、李二妃宫名。少时，陈林复命。天子看时，一个刻着：“玉宸宫李妃”，一个刻着“金华宫刘妃”，遂赏了二妃，二妃跪领谢恩。天子又笑道：“二妃中有生太子者，即立为皇后。”天子酒后一言，那知刘妃就生了不良之心。回宫与总管都堂郭槐设计要谋害李妃。旁有一宫人寇珠，虽是刘妃名下宫人，却为人正直，从此各处留神窥探。

这一日，真宗与李妃闲谈，想起明日乃南清宫八千岁生辰，便命首领陈林往御园办理果品，与八千岁祝寿。不想此际李妃腹痛难禁，天子知要分娩，即起驾回宫，命刘